

編後語

今年年初，出版界同時用14種語言推出了福山新著《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從而把福山三年前引發的「歷史是否終結」的世界性文化討論推向新高潮。本期我們特別向讀者推薦「讀書：評論與思考」欄評論福山新著的一組文章。當代著名歷史學家麥耐爾尖銳地指出，福山是用德國哲學來包裝美國式的自由經濟和民主制度，把它視為世界趨同的唯一目標；而當前歐美種族問題（剛剛發生的洛杉磯暴亂即是一例）和世界性回教原教旨主義的復興，則正好粉碎這種「美國至上」的神話。李弘祺指出，福山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是在挑戰十九世紀以來流行的歷史主義式的相對思想」。鄒剛則從分析民主理念和制度演變兩方面入手，指出民主制度的歷史還遠未結束。

與上述討論相關的，是港、台經濟學界前輩邢慕寰教授為紀念3月間逝世的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而寫給本刊的〈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壓倒集體主義經濟理念以後〉一文。也許，海耶克在90餘歲高齡與世長辭時，看到自己終生捍衛的理念獲得勝利，會倍感欣慰。另一方面，許多人認為淺薄、粗陋的福山命題在今天能引起如此熱烈的討論，恐怕正是因為在近三年來的世界大變局之後，世界各地知識分子都在重新思考人類過去和未來的歷史追求到底是甚麼，以及人性本質和價值到底何在吧。本期開篇是李澤厚寫的〈大同新夢〉。他用詩意的語言呼籲，讓我們在這「空前的科技進步和物質發展的二十世紀的黃昏」，再做一次夢，「夢見智慧的貓頭鷹已在起飛去迎接二十一世紀的黎明」。

本期佳作甚多，我們在「百年中國」及「人文天地」的「編者按」中已專門介紹。還需要特別一提的，則是熊秉明在「景觀」欄的〈黑人藝術和我們〉。作者用極為流暢生動的語言，為我們展現了一種跨時間——原始的和現代的，跨文化——非洲的與中國的——對話，以及由此激發的心理體驗和創造靈感。

不少朋友來信表示，對本刊近幾期有關新儒學以及激進與保守的討論十分感興趣。本期又有汪榮祖、許紀霖、孫國棟、傅鏗等四位學者加入姜義華與余英時的論辯。本期我們擴大了「三邊互動」欄，摘刊前蘇聯科學院院士狄留遜評介本刊的文章，另外也可以紛呈並列更多不同意見。我們還切望世界各地的學者，特別是台灣學者，能對這些討論作出更積極的反應。